

「老三屆」女性的青春期

• 李銀河

在50、60和70年代渡過青春期的中國女性的經歷，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獨特的。它既不同於1949年前的女性的經歷，也不同於文革後進入青春期的一代人。前者基本上是在傳統社會的文化環境中生長；後者則在近似乎現代社會的文化氛圍中生活，城市女性尤其如此。因此，探討在50至70年代渡過青春期的中國女性的經歷，對理解和研究這30年的社會氛圍極具啟發性。概括地說，這一時期的社會氛圍以禁欲主義為主要特徵，它的根源應追溯到宋明理學和二十世紀中國式的革命意識形態。

現在年屆中年的一代中國女性在青春期前後都或多或少經歷過對性徵發育的恐懼與反感，甚至是對於男女戀情的恐懼和反感。這種感覺同以文革為顛峰期的近幾十年的禁欲主義社會氛圍不無關係。近十幾年來，雖然隨着國門的打開，社會風氣比過去開放了許多，但幾千年儒教文化和幾十年革命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禁欲氛圍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使現在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了（我不這樣看），了解一下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和當時女性所經歷過的惶恐，也是很有必要的。

從1994年起，我開始做一項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的研究，而青春期中的一項內容。這項研究採用半結構化的訪談方法，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領域完全是個人生活史，隱私性很強。如果採用社會學的問卷方法，很難得到真實的情況。我一共訪談了47位女性，她們當中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29歲；職業有科技人員、教師、公司職員、編輯、記者、醫生、會計、藝術工作者、行政幹部、工人、服務行業職工、自由職業者等等，以知識份子女性為主；教育程度最高的是研究生畢業，最低的是初中畢業；大學或以上學歷的佔多數。對每個人的訪談短則一兩個小時，長則四五個小時，有的談了不止一次。本文採用的敘述方法是：將被調查女性的經歷分類，在每一類中選錄若干被調查者的敘述，並在結尾處略加評論。

探討在50、60和70年代渡過青春期的中國女性的經歷，對理解和研究這30年的社會氛圍極具啟發性。這一時期的社會氛圍以禁欲主義為主要特徵，它的根源應追溯到宋明理學和二十世紀中國式的革命意識形態。

對戀愛的恐懼和厭惡

「我初中時寫了入團申請書，團支書就老來找我談話。我倆談話時總是坐得隔一兩尺遠，談話內容都很正經。我當時很單純，甚麼都不知道，後來才知道他是想跟我好。直到文革時我們倆在一個組織，他給我寫了封信，我才想起來。他給我寫信時，我覺得自己有種受侮辱的感覺，把信撕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還不解氣，還要在地下踩、踩、踩。那時男女界限很嚴重，我從心裏覺得這事很髒，就經常惡作劇似地罵他。他對我的感情流露很明顯，老想跟我在一起。可是同學聚會只要有他在場，我就渾身不自在。也不是怕他做甚麼，他其實沒動過我一個指頭，只是覺得髒，討厭他。我老當着同學們的面嘲笑他罵他，他也不生氣。後來時過境遷，我感到這樣對待他是不對的，但再也沒有機會找他道過歉。我想，當時對他本人的反感和對這類事的反感都有一點。」

「我初中時寫了入團申請書，團支書就老來找我談話。那時男女界限很嚴重，我從心裏覺得這事很髒，就經常惡作劇似地罵他。他其實沒動過我一個指頭，只是覺得髒，討厭他。」

一位女性回憶了她在文革中渡過的青春期，講述了那時一個敏感的女孩所處的環境對她性格的扭曲：「我去兵團的時候是十五歲，在一個過去的勞改衣場當車工。我從小學過唱歌、跳舞和畫畫，所以經常要畫板報甚麼的。那時我很敏感，因為我老被人謠傳各種可怕的事情。如果回北京就是去打胎了，好可怕的謠傳！所以當時我不和任何男孩說話。有一個男孩，我每次去拉料，他都主動幫我裝車。有一次，我在車間畫板報，一邊畫一邊唱歌。我不知他一直在偷偷看我。我下來後才發現他，我上了火，覺得不能原諒這個偷看偷聽我的人。他對我說：『別人說，我都不信。』我卻大聲對他喊：『混蛋！』後來我有點後悔。那時我挺矛盾的，又想接受他的感情，又怕別人議論。後來多年以後，我們都回到北京，有一次我突然在公共汽車上遇上他，我看他走了過來，就趁開門時一下溜掉了。」

「我和男孩接觸，一個是感覺遲鈍，一個是自尊心特強。我不願取悅男人。中學時有很多男孩給我寫信。有宣傳隊的男孩追我，給我寫信，我覺得他們黏乎，不理他們。文革中鄰居有一個男孩，性情憂鬱。他提出想和我一起去插隊，還流了眼淚。他比我小兩歲，我覺得我倆像姐弟的關係，要提這種男女關係，我就不能接受。我當時特別不願意接受這種事（戀愛關係），覺得是恥辱。我到山西後，每次接到他的信都很不安，跑到廁所去看。他寫信說：『決定我命運的時刻到了，我被分到陝北，可是我想跟你去山西。』他還寄來照片。我當時氣得要命，把他的照片撕了。我想，要是不快刀斬亂麻，以後就沒完了。我就回信告訴他，完全不可能。他又來信說，我們還可以作姐弟吧。我就不回信了。長大以後，我覺得這件事我處得太粗暴了。我老想找個機會向他道歉，可又覺得事情已經過去了。後來知道他的生活還比較正常，我才不內疚了。」

禁欲主義環境的影響

有的女孩對異性關係的反應明顯受到禁欲環境的影響：「初中我喜歡的那個男孩上了中專，因為出身不好，他自知上不了大學。我上了高中。我們每週通

一封信。他家有一大幢房子，他自己有一間小屋，我們倆有時在他的小屋裏聽唱片。有個女友對我說：『你多危險哪，出了事都沒人知道。』其實我們倆連手都沒拉過。他寫來的信我以為沒甚麼就給別人看了。後來團委幹部找我談話，問得很仔細：他的信抬頭是怎麼寫的？怎麼落款？我怎麼稱呼他？他們讓我少跟他交往，說他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後來我覺得這事真的不太好，確實不該和他來往。他再來信我就推說學習太忙，信也寫得冷冰冰的。那時我真以為談戀愛是不正當的事。」

「那時我在一個三線工廠，我因為表現好被選上當護士，去X市的醫院實習。當時我和另一個女孩老去找一個醫大的大學生，和他關係處得比較近。他是麻醉師，我倆是手術護士，所以跟他接觸比較多。當時有規定，不許我們談戀愛。我們只是關係比較近一點。領導就對我說：不要談戀愛。因為那個女孩是高幹子女，人家對她很寬容，對我就不寬容了。後來就因為這件事，領導竟然不讓我當護士了，把我調回工廠，讓我去燒磚，還要讓我幹翻砂工。我找他們去分辨，結果在全廠傳得沸沸揚揚的。我當時是十九歲，廠裏的正經人都不理我，只二流子來找我糾纏。有整整三年時間，我誰都不理。後來通過我爸的關係換工種，可別人還都拿我當壞人。」

有時無知會使人變得殘酷，而孩子們之間的殘酷有時會比成人之間的殘酷更強烈百倍，它能令涉世不深的當事人有一種陷入絕境的感覺。一位女性講到她接受青春期教育的一段痛苦歷程：「中學時我們學校實行男女分班。我發現有一個男孩老注意我，我心裏朦朧朧地能感覺到，所以就多看他兩眼。他雖然矮，可挺能打動我的，我那時心裏就蠢蠢欲動。後來文革開始了，我們去支農，回來我就接到一封信。我在學校裏還從來沒接到過信，很好奇，就當眾拆開了信，見上面寫着：支農的時候我看見你心裏特別放不下，我心裏老忘不掉你的大眼睛，總注視着你……總之，都是這一類的話。落款是個假名字。我當時也不懂有甚麼嚴重的，就跟一個女同學說了，大家都傳着看了。結果一個革軍（革命軍人）子弟就說我是流氓，從那以後，所有人都不理我，孤立我，在我課桌上吐唾沫，用粉筆寫『大流氓』，還拔我自行車的氣門蕊。我把信交給了學校的軍訓排長，讓他為我作主。同學們都說我招惹男孩。我當時覺得委屈極了，因為那時候我純樸極了，根本不懂甚麼。」

一位女性講到她接受青春期教育的一段痛苦歷程：「中學時有一個男孩老注意我，我當時就跟一個女同學說了，結果一個革軍子弟就說我是流氓，從那以後，所有人都不理我，孤立我。」

性 無 知

「老三屆」這代人的青春期在禁欲主義的氣氛中渡過，造成了她們對性的無知。調查中，在這方面有許多生動的事例。

一位中年女性用生動的事例講述了自己當年的性無知狀態：「我們還沒結婚時，他就和我要做那件事，我不答應，他硬要做，他排了精可實際上沒有進去，我為這事緊張了一個星期，後來見來了月經才放心了。我當時完全不明白人怎麼就會生孩子，我以為精蟲像虱子跳蚤一樣能到處爬。我當年去兵團時也是這樣想的，所以從不敢把衣服被子晾在男生的衣物上面，害怕沾上這種東

「老三屆」這代人的青春在禁欲主義的氣氛中渡過，造成了她們對性的無知。一位中年女性用生動的事例講述了自己當年的性無知狀態：「我當時完全不明白人怎麼就會生孩子，我以為精蟲像虱子跳蚤一樣能到處爬。到底是怎麼懷孕的呢？自己只能把這個問題藏在心裏，也不敢問別人。」

西。有件事加重了我這種看法。那時我們連有個女孩，也是北京知青，她人很單純，不知怎麼回事肚子就大起來了，別人都說她壞，問她是不是和男生發生了關係。她說，甚麼叫『發生關係』？她只承認和男生在一根鐵絲上晾過被子。我當時真的以為這樣就能懷孕。後來這個女孩到醫院去做了檢查，發現是子宮瘤，可她的名聲已經壞了，她媽媽還到兵團領導那裏去提了抗議。我聽到這事感到很疑惑，到底是怎麼懷孕的呢？自己只能把這個問題藏在心裏，也不敢問別人。」

「我中學上的是女校，鬧出很多笑話。我過去以為人長大了自然就會生孩子，女同學們還一本正經地討論過：難道不結婚就不能生孩子嗎？我一直以為孩子和爸爸無關。這也怪我媽媽。因為我長得特別像我爸，所以我問過媽媽，為甚麼會這樣？她說，因為媽媽老想着爸爸，印象就印在腦子裏了，所以你就會長得像爸爸了。我還信以為真了。後來又看到一本書上說，男女同房就有了孩子，我以為同房就是在同一個房間裏住，所以覺得和男的住一間房子一定很可怕。家裏來客人住了我的牀，我就覺得很危險，客人一走我就知道去曬他蓋過的被子，曬三天才敢用。這種無知一直持續到18歲。」

一位有過婚前孕經歷的女性回憶道：「當時我十七八歲，感情也不知道把握。我們結伴去的雲南兵團。那次他回北京探親，我很想他。回來後就有了這種關係。我們住的地方有那種兩人間的宿舍，那時候同學們都回去探親了，我們就發生了關係。當時我們無師自通地覺得應該把男的那個放在女的裏面，也不知道這樣就能有孩子。只覺得很刺激，很舒服，不覺得難受，也不記得是不是有快感。做了兩次之後就不來月經了。過『十一』殺豬，我洗豬腸子時老覺得要吐，這麼暈暈糊糊有一個月時間，這一個月裏我才吃了11斤飯票，這老是因為吃不下去把飯菜倒掉，我懷疑自己得肝炎了。其實我知道懷孕會不來月經，但是不知道怎麼會懷孕，所以一直也沒往這上面想。後來我從媽媽牀底下找到一本避孕手冊，看了以後才明白了。」

性 侵 犯

在文革這個非常時期渡過青春期的女性有的有過很不尋常的經歷，是一般城市女孩及在正常時期難以想像的。一位女性很痛苦地回顧了她被人誘姦的經歷：「他是我爸單位一個搞政工的復員兵，當時30歲左右。那時文化革命裏，我爸正在挨整，我弟弟找工作要革委會開證明。我出身不好，他出身好，他強迫我和他做那件事，我如果不答應怕他再反咬我一口。當時從大環境上看我是劣勢，小環境是在他的辦公室裏，周圍沒有人，他體力又強，又成熟，恨不得使點勁就能把我整個人提起來，從各方面看他都佔絕對優勢。那時我22歲，我也到了性成熟的時候，結果他一碰我乳房，我就軟了。他先用手插進我身體說：『喲，你不是處女。』我當時明明是第一次，所以覺得特別委屈，我就哭了。第二天我發現我有血（又不是來例假），我特別恨他。他不但把我弄到手，還侮辱了我。後來為了考大學要開證明，他又第二次得手。他後來對我爸媽特別好，

爸媽一直拿他當恩人，不知道是這麼回事。他是我哥哥的朋友。我不愛他，可我哥勸我說，如果我跟他好，他能幫我弟弟安排工作。當時我們家特別困難，沒有甚麼可給他，就叫我去，讓我求他給兩個弟弟安排工作。」

一位在幼女時代曾遭到性侵犯的女性說：「我對異性一直沒有好感，覺得男都沒有好人，這種感覺一直改變不了。」後來，她為自己的無辜遭遇深受其苦，她一生都生活在這不幸事件的陰影之中，受到這件事影響。由於她的日記被人偷看，她的事在工作單位被傳得滿城風雨，弄得她抬不起頭。她為這件事受到雙重的傷害：侵犯者對她肉體的傷害，加上無知愚昧殘忍的社會道德觀念（認為性侵犯的受害者是不潔的，甚至認為她是有責任、應當受到責備的）對她精神的傷害。她說：「婚前我沒跟丈夫說這件事。結婚以後，他也沒發現甚麼，因為小時那件事並沒真正做成，處女膜沒破。他後來從別人那兒聽說的，說我婚前生過孩子，他就問我。那時候他已經有了外遇，那女孩追他追得很急，加上我心裏覺得對不起他，就和他離婚了。是我提出來的，他一開始還不同意，後來我們訂了一個協議，他說他不會要那個女孩，離婚後把她的事處理完了，我們再復婚。離婚後那個女的真的沒和他結婚，可後來他去外地做生意就沒有回來。」

禁欲主義簡析

禁欲主義的流行有時間、地域和文化的區別。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義只是基督教文化的傳統，而東方文化對性則採取一種較為自然的態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樂之源，社會上的性禁忌很少，人們對性安之若素，毫無驚恐之感。古代近東文明都很能欣賞人類的性活動。在東方的日本和中國，也有大量坦率描繪性活動的書籍繪畫，人們對性較少罪惡感。在西方人看來，東方人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

這種情況在近現代看來已有了很大變化，轉變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轉變，中國向禁欲主義的方向轉變。當然，中國禁欲主義並無宗教色彩，而是一種世俗的、出於意識形態純潔化意圖的禁欲主義。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性」的意象從文學、影視、戲劇、歌曲、美術甚至詩歌中被掃蕩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闕如。作為這個時期社會氛圍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樣板戲」《紅燈記》。在這個「樣板」中，就連以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後都發現沒有血緣關係，只有革命的同志關係和撫育戰友遺孤的關係。

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中渡過青春期的「老三屆」中國女性，其未來的情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都會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影響。而這一領域的研究才剛剛開始。

中國禁欲主義並無宗教色彩，而是一種世俗的、出於意識形態純潔化意圖的禁欲主義。典型事例可以看「樣板戲」《紅燈記》。在這個「樣板」中，就連以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後都發現沒有血緣關係，只有革命的同志關係和撫育戰友遺孤的關係。

李銀河 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著譯有《現代社會學入門》、《社會研究方法》、《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